

西部建筑行脚

AN ARCHITECT'S FOOTPRINT IN WEST OF CHINA

一个西部建筑师的建筑创作和论述

王小东 著

XIAODONG WANG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西部建筑行脚

AN ARCHITECT'S FOOTPRINT IN WEST OF CHINA

一个西部建筑师的建筑创作和论述

王小东 著

XIAODONG WANG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部建筑行脚 一个西部建筑师的建筑创作和论述/
王小东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ISBN 978-7-112-09129-4

I. 西… II. 王… III. ①建筑学—文集②建筑设计—
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TU-53 TU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25014号

责任编辑: 王莉慧 李迪惘

整体设计: 付金红

责任校对: 兰曼利 关 健

西部建筑行脚

一个西部建筑师的建筑创作和论述

王小东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广厦京港图文有限公司设计制作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9 × 1194毫米 1/16 印张: 12³/₄ 插页: 32 字数: 510千字

2007年3月第一版 2007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定价: 68.00元

ISBN 978-7-112-09129-4

(1579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自汉唐时代,中西交通畅通之后,我国与欧亚大陆各国贸易的丝织物,便沿此路源源不断输往西方,“丝绸之路”也由此而得名。这条联系东西的丝绸古道,使古代中国、印度、中亚、罗马的伟大文明得以相互沟通,相交辉映,获得更大发展,因其具有世界意义而载入史册。我国西北的新疆、宁夏、青海、甘肃、陕西五省区,或为丝路起点,或为其必由之地,保留着多彩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受到国内外人士的关注。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在这条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大道上,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探索与耕耘,续写着新的历史篇章,记述着他们的理想、创造和情怀。王小东建筑师及其《西部建筑行脚》就是其中之一。

王小东建筑师有理想、有建树,立足于大西北,在新疆进行建筑创作积43个春秋,荣获国际建协授予的“罗伯特·马休奖”(改善人类居住环境奖)。在国内外定评的鼓励之下,他从建筑创作和理论研讨的双轨中,对自己在新疆40多年的建筑生涯,作了阶段性的概述,奉献给社会,以求识者的指正与共勉。作者谦虚求实的精神,是值得我们称赞的。

《西部建筑行脚》包含作品选和论述两大部分。建筑作品选择了从20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16项作品,简而有要,详而不繁;论述选择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20篇文章,不仅吸收前人和当代的研究结果,而且还提出许多新问题,阐明了独到的见解。加之文笔流畅,图文并茂,读来十分愉悦,合卷又引起思考。这是一本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建筑专著,在实践地域建筑现代化、现代建筑地域化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对于建筑界同行颇有参考借鉴价值,特别是对建筑专业的莘莘学子,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雅俗共赏的读物。相信它的出版问世,一定会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

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锦秋

2007年元月

更待大匠再辉煌（代序）

近年来王小东先生进入了他的丰收季节。除了各类设计作品不断问世获奖外，2005年获得了国际建筑师协会的“罗伯特·马休奖”（改善人类居住环境奖），2006年10月，他编著出版了《伊斯兰建筑史图典（7~19世纪）》，最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又准备出版他的设计创作和建筑论述合集《西部建筑行脚》。小东先生嘱我为之写一个序，其实该书中他写的一篇“西部建筑行脚”是他创作生涯的自述，可说是最直接的导读和注解，不用我再多言，但一来遵小东先生所托，二对书稿有先睹之快，所以愿借此机会谈一点体会和感受。

2006年是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建院50周年，老友小东先生来信邀我再写点什么，当时我把2005年在乌鲁木齐参加中国科协学术年会的一首诗修改后赠给了他们：

各族同心旺边疆，荒漠戈壁无苍凉。

三山两盆贯南北，万商千年亚欧廊。

火洲绿洲油矿富，牧业农业棉果香。

构建和谐机遇好，更待大匠再辉煌。

诗中的“大匠”自然是指包括小东先生在内的一大批长期扎根边疆，不倦耕耘的前辈和同行们。

小东先生自1963年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毕业后，即远离家乡到新疆工作，至今已有四十三个春秋。那个时代的毕业分配的口号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新疆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太遥远和陌生了，我们所知的大概只是“新疆好”那个歌曲中唱的一点点。我是直到1987年才有机会踏上这广袤的土地，那是现代中国建筑创作研究小组的学术年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除了王恩茂同志的接见，火焰山、高昌古城、喀什民居的参观外，还看了为纪念自治区成立30周年而建的一批重要建筑，这些独具特色的建筑当时引起建筑界的很大轰动，但其时距创业、屯垦、戍边的建国初期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2005年7月，在科协年会上听自治区王乐泉同志对新疆情况作了全面介绍，才有了更深的认识：新疆总面积16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6，边境线总长度5600公里，占我国陆上边界的1/4，周围与8个国家接壤。自治区内有47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占60%，全区沙漠面积占全国的60%。新疆200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2200亿元，尤其是西部大开发的五年来，由于中央政策的倾斜和财政支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4876亿元，年均增长18%。这些成就的取得就包含了像小东先生这样长期扎根边疆的一大批科技人才的奉献和奋斗。小东先生的四十三年，把自己的青春和才华都贡献给了西部建设，想想这四十多年的艰苦、曲折、困难、奋斗，看到今天浸透了他心血和汗水的丰收硕果，敬重和钦佩的心情油然而生。

无怨无悔扎根边疆反映了小东先生为人的一面，而他取得这样的成就也还有治学上的方法。很早以前北大一位已故的名家曾讲过人文科学研究的三个要素，即哲学、历史和经验（大意）。对于建筑师来说，我认为这三条也是十分概括而关键之所在。

我们一说起哲学，就想起那种非常专业化和理论化，讲究逻辑判断和推理论证的学院哲学，就要形成哲学体系，也有的观点认为在建筑界只有研究建筑理论的人才要研究哲学。其实对建筑师来说，这种哲学更多地表现为对世界、时代、人生、城市和建筑的一种根本性的思考和感受。歌德说过：“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地，就是他明确地意识到他自己的信念和思想，认识到自己并由此开始也深切地认识到别人的思想感情。”建筑和城市离不开哲学，只有哲学才能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哲学促使科学思想进一步向前发展，它能够指示科学从许多可能着手的路线中选择一条。”属于人文科学的哲学更容易启发人们通过联想产生灵感。伟大的城市规划和建筑作品正是他们主动地以自己所认为的方式在设计作品中去体现某种理念和思想。小东先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谈到：“现在有很多建筑师不太关

心哲学，但纵观本世纪建筑思潮的动荡与变迁，无不与哲学的社会背景有关。”“它建立在对当代世界变化而又不确定的动态的大量信息掌握之中；同时它还要有信念来支持，如对人类美好社会的追求。”这就是我们时下常说的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历史是用文字记载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学科。从人类诞生那一刻，随着城市和建筑的出现，历史就发生了，我们自身又是生活在时间之中，因此对过去和现在事实的认知是必然的。不了解过去，就不能科学地认知现在，而不了解现在，就不可能科学地预测未来。所以有的学者提出：“人人对历史都得敬畏，敬之在于吸收前人经验，得到宝贵智慧；畏之在于若重蹈前人错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对于建筑师来说，对历史的了解包括许多层面，城市和建筑文明的体系特征；不同建筑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不同建筑文化的比较；城市和建筑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自然、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城市 and 建筑的发展规律与经验教训；城市和建筑与管理者、设计者和使用者间的关系……近百年来我们在建筑科技方面与世界潮流的差距，促使我们要下更大的功夫。小东先生对此是比较自觉的：“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放松学习历史，并写了有关文章……这些对我的建筑创作帮助也很大。”结合新疆建筑创作中对民族性、地域性的探求，小东先生除了对欧美建筑史的考察和调研外，又开展了对19世纪以前伊斯兰建筑的调查和分析，在一千多年的建筑实例中选定了三百多栋建筑，历时四年，分析了伊斯兰建筑文化实际上是多种文化的混合体，是在坚定的宗教信仰，阿拉伯语的迅速传播，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当时世界形势下的地缘中空诸多条件下承上启下，承前启后，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伊斯兰文明。这种不同建筑文化的分析、比较、尊重和理解形成了创作丰富的资源，也使他能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经验是指通过实践所总结的知识和技能，一般有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之分。从建筑师的设计作品里可以清楚地表达出他的职业技巧，这种技巧并不简单地只表现在建筑构思和表现阶段，而是体现于建筑设计的全过程。即除了造型和形式的技巧，平面处理的技巧，空间组织的技巧外，还包括学习和借鉴的技巧，细部处理的技巧，专业配合的技巧，材料运用的技巧，施工配合的技巧，现场处置的技巧，团队合作的技巧，甚至还有交付使用后适应管理、扩改、运行等方面的技巧。当这些技巧积累起来就变成了职业的经验，就将在设计工作的全程中发挥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利用出差和开会的机会，我曾经看过小东先生的一些作品，像新疆友谊宾馆三号楼，新疆昆仑宾馆新楼，新疆人民会堂，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院新疆景区，新疆国际大巴扎等。同时在一些刊物上看到他的设计作品的介绍，总的感觉他是在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历练自己的技巧，不断地使之接近自己的信念。正如小东先生所说：“只是凭着信念和知识的积累，边实践边思索……它使得我没有随风而逝，随波逐流，一直执着地探索着西部土地的建筑创作。”

在小东先生的“行脚”中，其实包含了更多更为丰富而生动的内容，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发掘。我只是从自己感受较深的几个方面作了一点发挥，这些不成熟的观点一方面写出来求教于小东先生，同时也希望得到更多的前辈和同行的指教。

中国工程院院士 马国馨

2007年1月17日

西部建筑行脚

——建筑创作生涯自述

(代前言)

1963年,我班大学毕业分配方案中除了新疆外,其他各地都是工业设计院。出于对建筑创作的热爱,便以第一志愿被分配到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至今。43年之后同班中一起来的两位同学早已回内地工作,而我仍然作为一名中国西部新疆的建筑师乐此不疲地耕耘着,曾被内地的同行说:很悲壮啊!

如今,在建筑界大家认为我的专长是研究伊斯兰建筑和创作新疆地域建筑。还有朋友问我是不是新疆人?是不是穆斯林?其中的潜台词很明显,其实是一场误会。

我不是新疆人,也不是穆斯林。我的出生、成长都在内地。之所以走上今天的“西部之路”,完全是出于自己对人生、对职业的信念。

我出生于一个教育世家,从小被灌输的是读书,要在学业上、学术上有成就,仕途、经商都非我所愿。之所以以第一志愿报考建筑学专业,以第一志愿远赴新疆,完全是出于对建筑师事业的热爱。自己最敬重的是学者,儒雅而博学的学者。

想像中的戈壁、雪山、森林、牧场都成了现实。我从内心发出“让雪山冰峰作证”的誓言,投入了陌生的新疆大地,没有后悔,也没有怨言。乐观地、新奇地走到了设计院的绘图桌旁,一干就是43年。记得刚到新疆不久,那时的乌鲁木齐建设远不是今天的样子。我画了一幅以天山博格达峰为背景的城市水彩画,当然其中不少建筑是我虚拟的,画名为“一个建筑师的梦”。想到自己亲手画的图纸变成现实,就有一种冲动感。有时一些未完成的图纸竟会以建成的情景出现在梦中。

到新疆第一年的劳动实习中,业余时间基本上是背着画夹在乌鲁木齐写生。我喜欢它的大街小巷、风土人情、自然风光,这也影响了我后来的建筑观。

在设计院的专业基础训练仅一年多,做了几个小工程,“文革”的十年动乱开始了,我便远离了绘图桌。直至1973年,乌鲁木齐烈士陵园需要重修,我和女建筑师黄汇合作承担了陵墓、广场、大门的设计工作。后来又增加了陈潭秋烈士纪念馆、骨灰存放厅。这是我自认为在新疆的第一个建筑创作,对建筑的性格、地域性等作了初步的探讨,并且在“文革”中一度复刊的《建筑学报》1976年第二期上刊登过。

我所在的设计院在“文革”后期竟通过渠道订了好几种影印版的外文期刊,如《Architecture Record》、《Architecture Review》等。对我来说则如久旱逢甘雨,当时应该说在国内较早地接触到了后现代建筑。“文革”结束后,原版刊物也能订阅了,国内建筑思潮也开始活跃。1980年,我写了一篇“在多元化的变革中走自己的路”的学术论文,并在吐鲁番招待所及外贸楼的工程设计中,首次探讨了新疆地域建筑(注1)。1981年,适逢阿卡汗国际建筑会议在新疆召开,阿卡汗本人及几十个国家的著名学者和建筑师参加,有印度的柯里亚,国内的杨廷宝、王华彬、陈占祥、刘开济、金瓯卜、常任侠等著名前辈。他们在参观吐鲁番时,就下榻于我所做的窑洞招待所。受到他们的鼓励,我决心在以后自己的建筑创作中,把现代建筑和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结合起来,从此走上了一条漫长的道路。

1982~1983年之间,我开始了新疆两个宾馆的设计,一个是友谊宾馆三号楼(注2),一个是昆仑宾馆新楼(注3),在当时应是重大项目。在这两个宾馆设计中,我有意识地对建筑的民族风格进行了探讨。

198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一批重要的建筑项目给了新疆建筑师们展示才华的大好机遇,我有幸参加了新疆人民会堂的方案创作,成为最后确定方案的主创者。同时,还参加了新疆迎宾馆的设计工作。此时,其他的一批新建筑,如新疆科技馆、新疆人大常委会办公楼、昌吉工人文化宫、乌鲁木齐客运站等以现代和民族风格相结合的面目出现,大大地改变了乌鲁木齐的城市面貌。1986年,建设部在新疆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建筑创作会议,并给新疆建筑设计院颁发了惟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筑创作进步奖”,对我和新疆的建筑师们给予了很大的鼓励。1987年,现代中国建筑创作小组年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对新疆建筑创作的关注达到了高潮的同时,新的忧虑和期望出现了:希望新疆建筑创作更上一层楼,不能停留在符号的应用上。这是一个很难跨越的高度。

从1984年末到1999年末,我在非常矛盾的心情中担任了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的职务长达16年之久。院长的职务虽然对设计院建筑创作有一定的好处,但对自己来说却失去了很多的机会。再加前进一步的难度也很大,从20世纪90年代起,新疆的建设规模不断增大,但主要是房产商说了算。于是欧陆风、KPF风、抄袭风泛滥,新疆的地域文化建筑创作开始走向低潮,这种影响至今还存在。

20世纪90年代,我也作了几次创作上的尝试。如在库车龟兹宾馆的创作中,强调了地域空间特征和民族、宗教与建筑的关系(注4);在奎屯明珠楼的创作中,特意表现了西域建筑的形体及结合新材质的细部;在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院新疆景区的设计中,对我关于新疆地域建筑特征的理解进行了一次综合尝试,在沿街公建中采用了民族工艺砌砖以及体量与光影变化的传统,创造出新型建筑(注5)。这几次创作都力图突破符号化,利用传统建筑的基因去创造。

1999年,我终于从院长的职务上退了下来,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自己喜爱的建筑创作了。到目前为止主持了十几项建筑项目,并在这些项目中贯穿自己的创作观,尤其在新疆地域建筑创作的探索方面。

在乌鲁木齐红山体育馆的创作中,着重于功能和空间、充分利用现有土地以及和红山公园大环境相协调的关系;我想创造出一个与公园山色和谐的体育机器,屋顶形状隐喻雪莲花瓣(注6)。在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的创作中刻意体现地质矿产的特征,以原创为出发点,仅在入口的龛式空间作了一些象征伊斯兰建筑中穆克纳斯的隐喻(注7)。在新疆博物馆的创作中以泛西域、新疆上下5000年的文化背景构建空间(注8)。在乌鲁木齐空中花园的创作中,回避欧陆式,形成具有西域特征的建筑群体;在最近的伊犁大剧院工程中和薛绍睿合作,力图把哈萨克人的文化观念、审美情趣、人文风俗通过各种建筑语言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现代建筑。

关于新疆国际大巴扎,其实是一个特定环境下建筑创作的特例。因为它处于乌鲁木齐民族风情一条街中,要求它必须有浓郁的民族地域特色。它并不是放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的建筑。而这一点常被人们误解,以为大巴扎的设计中太传统了。其实我所做的正是目睹在民族风情一条街现状中过于繁乱的“民族形式”的装饰与色彩而反其道行之,用最经典的传统建筑语言和空间构成原理,用最少的符号并尽量和现代化结合,充分发挥建筑群体的魅力,注意每一个细节,营造出既纯粹又丰富的建筑空间,这一点不身临其境是很难体会到的。它的建筑创作上的意义正在于传统和现代相结合中突出原创性(注9)。在大巴扎建成后的2006年,在它的旁边又创作了小巴扎。因为它不属于大巴扎建筑群,但又要统一在大环境中而显现出另一种面貌。

回顾几十年来在新疆建筑创作的历程,对建筑理论的探讨也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一种可以长期指导建筑创作的理论,这种理论是僵化的,没有任何指导意义。建筑创作理论的真实意义应该是动态的、瞬间性的,需要随时调整指导每一步的创作过程。它建立在对当代世界变化而又不确定的动态的大量信息掌握之中;同时它还要有信念来支持,如对人类美好社会的追求等。因此,它既有理性也有非理性。这种建筑理论对一个认真创作的建筑师来说非常重要,否则他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丧失自己。

我对新疆地域建筑的创作最早完全出于一种生活信念:即身在新疆,就应该创作出具有新疆特色的建筑作品。但这种信念并不能完全代替理论,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开始系统地调查、研究新疆建筑及世界伊斯兰建筑的各种资讯。从这些传统建筑中了解它们产生的根源、空间构成、建筑装饰、建筑材料应用的特征等;同时对世界上的各种建筑流派,如后现代主义、晚期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作了一定的研究。逐渐在建筑理论的框架中形成了如下一系列动态的、阶段性的创作观:

一、20世纪80年代中对民族风格、地方特色和现代化相结合的探讨

反映这段时期我的创作观的文章是“继承与创新”(注10)、“新疆建筑创作之路”(注11)、“当代中

国建筑创作良机”(注12)等。主要的观点是主张建筑创作要和传统相结合而走向世界,着重研究了“结合点”的问题。

二、对建筑文化的思考

上文已提到民族风格与地方特色的提法还在表层,并容易带来符号的滥用,把建筑创作带入死胡同。就拿符号应用来说,有的成功有的失败。究其原因我认为是整个社会和建筑师们的文化素养问题。当时纽约《时代周刊》上有一篇著名的评论文章为“处在十字路口的现代建筑”(The Trable State of Modern Architecture)。我当时回应了一篇文章,名为“文化对建筑困境的拯救”(注13),极力主张要有文化的建筑,要有建筑文化的社会背景,即只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社会素养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但文化的定义十分纷杂,虽有愿望而实行起来也就困难了。只是在十几年后,我对这个问题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解答。

此时的建筑论述还有“文化、建筑与建筑风格”(注14)、“时空撞击下的海口建筑文化”(注15)等。

三、个性、创造性与共性、群体性

由于文化比较空泛,后来我又把着眼点放在对理论更深一步的探讨上。这时期的主要观点是建筑的惟一性(即此时、此地、斯人斯建筑,追求个性和创造性)和建筑的同一性。其观点主要在“群衍性——建筑创作中一个被忽略的要素”(注16)和“在民族和宗教的限定中求解”(注4)两篇文章中。在追求个性、惟一性的同时还要看到建筑的共性和群体性。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对立面,但的确同时存在于建筑创作中。我把它们比喻为一个打破了的蛋壳:每个碎片是无序的、随机的,片片不同,但它们的确是一个蛋壳打碎后的群体,在建筑创作中两方面都要兼顾。关肇邺院士为此给我写过一封信,谈到了过于追求独特和惟一性的不妥之处。对这一深层次的学术讨论至今还在进行。

四、建筑本原

20世纪90年代末,对建筑理论的探讨处于困惑之中。尤其从欧洲考察回来,给设计院的建筑师们讲了几次欧洲建筑史后,强烈地感到一部2000多年的欧洲建筑史中,结构、构造体系基本上是砖石的梁柱、圆顶、拱等,但为什么还那么强烈地影响到现在?尤其当代建筑技术飞速发展,观念不断更迭,欧洲的建筑师们已走上了另一个平台,中国的欧陆式反而在流行,这是不正常的。尽管人类的建筑行为已有几千年,甚至上万年,但构成空间受力的方式无非还是压、弯、剪、拉、扭。一个麦秆编成的蝓蝓笼子或一个哈萨克帐篷的骨架,就可以把上述受力现象完全包括。所以我想到了建筑最早的原初目的以及为达到此目的而出现的建筑原型,它没有什么“形式”、“风格”、“主义”等。对我国和自己过去的创作进行反省,觉得当前的建筑创作中对形式的追求过了。建筑创作应抛弃形的干扰,从建造的本原目的和建筑原型为出发点。于是就写了“建筑本原与形式消解”(注17)、“本原民居”(注18)、“中亚建筑折射中的思考”(注19)、“建筑不断变化与增长的需求”(注20)等文章来阐述自己此时的观点。

20世纪90年代中,我对中亚几个国家的三次考察中,看到前苏联时代对建筑民族形式追求的误区与强加在建筑上的政治观念对建筑创作带来危害的同时,也检讨了自己和我国类似的倾向。这一阶段在自己的建筑理论探讨中是重要的一环。

五、变化中的建筑与城市——对建筑的再认识

20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建筑现象越来越千变万化。建筑师如果不及时地认识这种变化,更是无所适从。了解变化就是对信息的搜索和整理。这一阶段中我写了“变化中的城市观念”(注21)、“盖里的非线性建筑”(注22)、“现代建筑的世纪绝唱”(注23)、“对建筑的再认识”(注24)、“非功能、非形式、非建筑”(注25)等,阐述了一个建筑师在变化速度加快与变化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如何把握自己建筑创作的轨道。这种情况可以用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摸着石头过河”来说明。“过河”是理想,是信念,是

愿望,如何“过河”只能在每前进一步中摸索、掌握下一步的信息:河底是高还是低,是平还是坑,水速如何等,这样才能决定下一步如何迈出,这时前面的路还是不可知的。只有一步步摸索,才能达到彼岸,否则大概真的会随波逐流了。在没有掌握过河路线的全部信息之前,谁也不可能形成指导性的理论,何况河流的运动是动态的、瞬间的、变化莫测的。这一阶段的学习和探讨使我对动态的建筑理论有了进一步的认知。

六、重回建筑文化与地域建筑

近年建筑创作的机会比较多,也有更多的时间考虑建筑理论问题。结合创作实践,对建筑文化和地域建筑进行了再思考。前文里提到20世纪80年代对建筑文化的探讨中,难以给建筑文化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根据我几十年来的观察,一个成功的建筑师,并不完全是由学校培养出来的。他应该从小受到良好的、全面的素质教育,有丰富的知识,善于和人交流,同时还应是一个学者型的理想主义者——即通过建筑关心和造福社会,造福人类。数理化考100分的人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好建筑师。由此我渐悟到所谓文化的建筑主要是指建筑师的整体文化素养和社会文化素养。一个建筑师在他的作品中要体现出尊重人、尊重环境、尊重社会、尊重历史的同时还应具有积极的价值观和高水平的鉴赏力。对建筑师来说,这就是建筑文化。其中的几个尊重,只要他愿意,是可以做到的。但价值观和鉴赏力方面就不是人人能做到的了。记得在日本,我听过陈从周先生的一次关于中国园林的演讲。他说有的人搞了一辈子园林,还不知道什么叫园林。对价值观和鉴赏力而言,此话一语中的。因此建筑文化的实质在于人,是需要慢功夫才能熏陶出来的人。

对于地域建筑,应该说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探讨了。但在今日全球化浪潮席卷的时候,还需重新审视它的意义。有关这方面我写过“寻找失去的建筑情感”(注5)、“特定环境及其建筑语言”(注9)、“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注7)、“追寻泛西域”(注8)、“创作的历程”(注9)、“新疆地域建筑的过去和现在”(注26)等,其观点可以摘要如下:

- 地域建筑是一种泛文化现象,即特定地域中建筑空间的构成与该地域中的自然、历史、人文、原型空间密切地渗透在一起,是谓地域建筑。
- 全球化与地域建筑是两个对立方向的潮流,必然会碰撞,但不会有胜负。因为两者都强行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中,双方都有极强的生命力。
- 地域建筑最精确的体现是一种瞬间的深入,是时间、空间的某一时刻的具象化。它和地域环境的联系用千丝万缕来形容绝不过分。
- 地域建筑不能代表建筑创作中的一切,但能在建筑创作中与地域文化进行对话的建筑总比没有对话的好。
- 地域建筑环境随时代而变化,全球化使得地域距离缩小,但也激发了人们从地域文化中去发掘和全球化对抗的因素而保持具体的人和社群的独立性。
- 地域建筑由于具有深厚的历史血缘,是人类社会生存竞争的战利品,所以它有一种天然的和諧性、生态性。
- 作为全球化的逆反,新地域建筑的观念逐渐转向自然、气候和人文传统两个重点方面,这是一种经过了修饰,再被放大、重新演绎的空间,是文化遗产在建筑中的折射。

在探索新疆新建筑创作的道路上,对建筑历史的学习也很重要。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放松学习历史,并写了有关文章,如“新疆伊斯兰建筑的定位”(注27)、《中国古建筑之旅——新疆》(注28)、《伊斯兰建筑史图典》(注29)等,这些对我的建筑创作帮助也很大。

以上从建筑创作和理论研讨的双轨中对自己在新疆40多年的生涯作了阶段性的概述。它并非总结,

并不是什么系统的理论骨架，只是凭着信念和知识的积累，边实践边思索，这些足迹只能说明当时的状况。在我有生之年，各种新的局面还会不断出现。庆幸的是始终坚持了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的双轨行驶。它使得我没有随风而逝，随波逐流，一直执着地探索着西部土地的建筑创作。我在不同的场合说过，因为我在新疆从事建筑师的职业，所以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创作西部特色的新疆建筑。如果当年不到新疆工作，我也会一样在另一个地方从事建筑师的职业，创造那个地区的地域建筑，所谓入乡随俗。对于一块自己已经生活了43年的土地，我只能这样做。2005年，国际建协授予我“罗伯特·马休奖”（改善人类居住环境奖）时，我感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受到了鼓励。只有在今后更好地履行一个建筑师的职责才是。

王小东

2006年11月于乌鲁木齐

注解：

- 注1 “吐鲁番新客房及外贸楼”，《建筑学报》1981年第8期。
- 注2 “继承与创新”，《建筑学报》1985年第11期。
- 注3 “昆仑宾馆新楼设计”，《建筑学报》1986年第4期。
- 注4 “在民族和宗教的时空中求解”，《建筑学报》1994年第9期。
- 注5 “寻找失去的建筑情感”，《建筑学报》2002年第2期。
- 注6 “制约下的轨迹”，《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学刊》2003年第4期。
- 注7 “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建筑学报》2006年第2期。
- 注8 “追寻泛西域”，《建筑学报》2006年第10期。
- 注9 “特定条件下的建筑语言”，《建筑学报》2003年第11期。
“创作的历程”，《城市建筑》2004年第12期。
- 注10 “继承与创新”，《新疆建筑设计三十年》，新疆城乡设计行业开发基金会1986年。
- 注11 “新疆建筑创作之路”，《建筑学报》1986年第4期。
- 注12 “当代中国建筑创作良机”，香港《建筑与城市》1989年第2期。
- 注13 “文化对建筑困境的拯救”，《建筑学报》1988年第2期。
- 注14 “文化、建筑与建筑风格”，《当代建筑文化与美学》，顾孟潮等主编，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 注15 “时空撞击下的海口建筑文化”，香港《建筑与城市》1991年第3期。
- 注16 “群衍性——建筑创作中的一个被忽略的要素”，《建筑学报》1996年第3期。
- 注17 “建筑本原与形式消解”，《建筑学报》1998年第4期。
- 注18 “本原民居”，《新疆建筑设计》1998年第5期。
- 注19 “中亚建筑折射中的思考”，《建筑师》73期，并收入《比较与差距》一书中。
- 注20 “建筑不断变化与增长的需求”，《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学刊》1998年第2期。
- 注21 “变化中的城市观念”，《建筑学报》1999年第8期，并收入德国柏林出版社的《The Chinese City》一书。
- 注22 “盖里的非线性建筑”，《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学刊》1998年第4期。
- 注23 “现代建筑的世纪绝唱”，《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学刊》1999年第1期。
- 注24 “对建筑的再认识”，《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学刊》1999年第3期。
- 注25 “非功能、非形式、非建筑”，《建筑学报》2003年第9期。
- 注26 “新疆地域建筑的过去与现在”，《城市建筑》2006年第8期。
- 注27 “新疆伊斯兰建筑的定位”，《建筑学报》1994年第3期。
- 注28 《中国古建筑之旅——新疆》，王小东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5月。
- 注29 《伊斯兰建筑史图典（7~19世纪）》，王小东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10月。

序

更待大匠再辉煌（代序）

西部建筑行脚——建筑创作生涯自述(代前言)

作品选

1 乌鲁木齐烈士陵园	(1973—1975 年)	14
2 吐鲁番招待所新客房及外贸楼	(1979—1980 年)	16
3 新疆友谊宾馆三号楼	(1982—1984 年)	20
4 新疆昆仑宾馆新楼	(1982—1985 年)	27
5 新疆人民会堂设计方案	(1984 年)	32
6 库车龟兹宾馆	(1991—1994 年)	33
——民族、文化、宗教限定中的求解		
7 奎屯明珠楼	(1995—1996 年)	41
8 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院新疆景区	(1996—2000 年)	44
9 乌鲁木齐红山体育馆	(2000—2002 年)	51
10 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	(2000—2004 年)	56
11 新疆国际大巴扎	(2002—2003 年)	60
——特定环境及其建筑语言		
12 乌鲁木齐康普空中花园规划及建筑设计方案	(2003 年)	72
13 乌鲁木齐民族风情一条街规划及建筑方案	(2003 年)	74
14 新疆博物馆	(1996—2005 年)	75
15 伊犁大剧院	(2006 年)	84
16 新疆巴依徕客巴扎	(2005—2006 年)	86

论述选编

1 在多元化的变革之风中走自己的道路	(1980 年)	88
——对当前国内建筑理论及流派的一些看法		
2 创新与继承	(1985 年)	95
——关于新疆建筑民族风格，地方特点问题的探讨		
3 文化、建筑与建筑风格	(1986 年)	130
4 新疆新建筑创作之路	(1986 年)	132

5 文化对建筑困境的拯救	(1987 年)	134
6 当代中国建筑创作的良机	(1988 年)	142
7 新疆伊斯兰建筑的定位	(1994 年)	145
8 一个西部建筑师的“悟性”	(1995 年)	154
9 群衍性——建筑创作中一个被忽略了的要素	(1995 年)	156
10 中亚建筑折射中的思考	(1996 年)	160
11 褪色的旗帜	(1996 年)	168
12 建筑“本原”与形式消解	(1997 年)	171
13 当代博物馆(译文)	(1998 年)	179
14 非线性建筑新科技 = 新建筑?(译文)	(1998 年)	184
15 F·盖里的非线性建筑	(1998 年)	187
——对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的评介		
16 现代建筑的世纪绝唱	(1998 年)	193
——对 R·迈耶“盖蒂中心”的评介		
17 阅读建筑	(1998 年)	200
18 本原民居	(1998 年)	201
19 冲破方盒子(译文)	(1998 年)	212
20 不断变化与增长的需求	(1998 年)	214
——建筑本原的实质		
21 对建筑的再认识	(1999 年)	216
22 变化中的城市观念	(1999 年)	224
——世纪之末的哲学——变化哲学		
23 特洛伊访古	(2002 年)	229
24 以弗所纪行	(2002 年)	235
25 非功能、非形式、非建筑	(2002 年)	246
26 诉说历史的建筑	(2005 年)	251
——伊本·土伦清真寺		
27 新疆地域建筑的过去与现在	(2006 年)	257

后记

附 王小东主要建筑设计作品年表 (1964—2006)

作品获奖情况

作品选



乌鲁木齐烈士陵园

(1973—1975 年)

——建筑创作补记

1973年,乌鲁木齐烈士陵园需要重修,设计任务交给了我与黄汇。有关方面指示,要保持原来墓碑的基本形象,但材料要用大理石和花岗石,这在当时的新疆是第一次。为此我们还考察了国内的几个烈士陵园和大理石厂。后来终于在房山找到了几块2m宽、长度超过了3m的汉白玉大理石作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烈士的墓碑。

花圈和浮雕的题材基本上是天山雪莲。每个墓身和墓碑的一百多块材料全部一一画出加工图。在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厂加工完毕,再经我一验收才运到乌鲁木齐。1975年夏开始安装,9月底全部建成,迎来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大庆。

烈士陵园的工程包括大门、道路、广场、灯柱以及烈士纪念馆。

今天回忆起来,它是我到新疆后建筑创作的起点,尤其从方案设计、定案、加工、安装的全过程式使我积累了初步经验,尝到了建筑创作中的甘与苦。

工程介绍曾简短地刊登在“文革”中一度复刊的《建筑学报》1976年第2期。30年前的建筑如今已面目全非,大门、烈士纪念馆改为欧式装饰,现提供的照片有些只能是历史。

主要设计人:王小东 黄汇
建造地点:乌鲁木齐
设计单位: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
设计时间:1973年
竣工时间:197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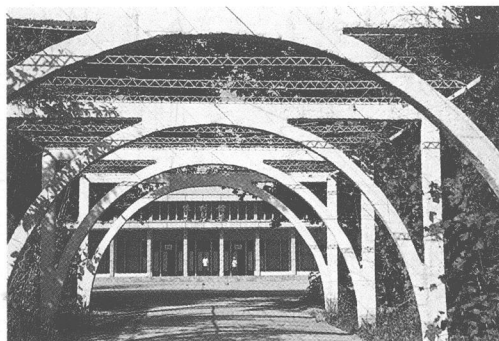


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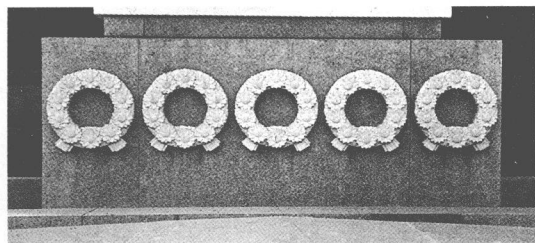


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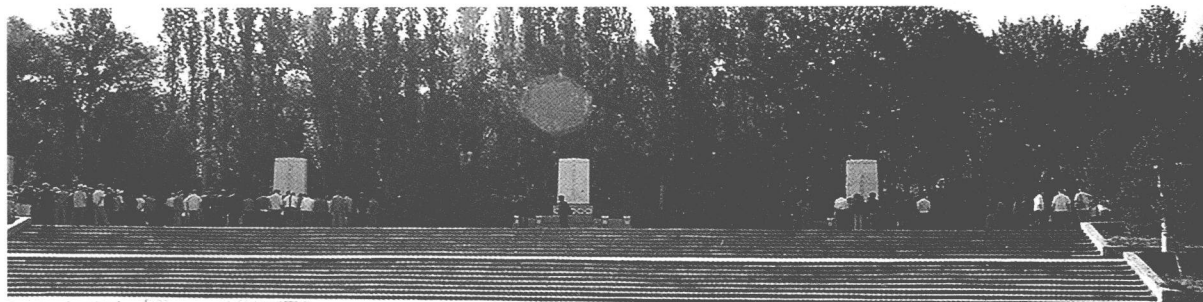


图 1-3

图 1-1 从葡萄架下看陈列馆
图 1-2 汉白玉雕刻的雪莲花
花圈
图 1-3 墓碑及广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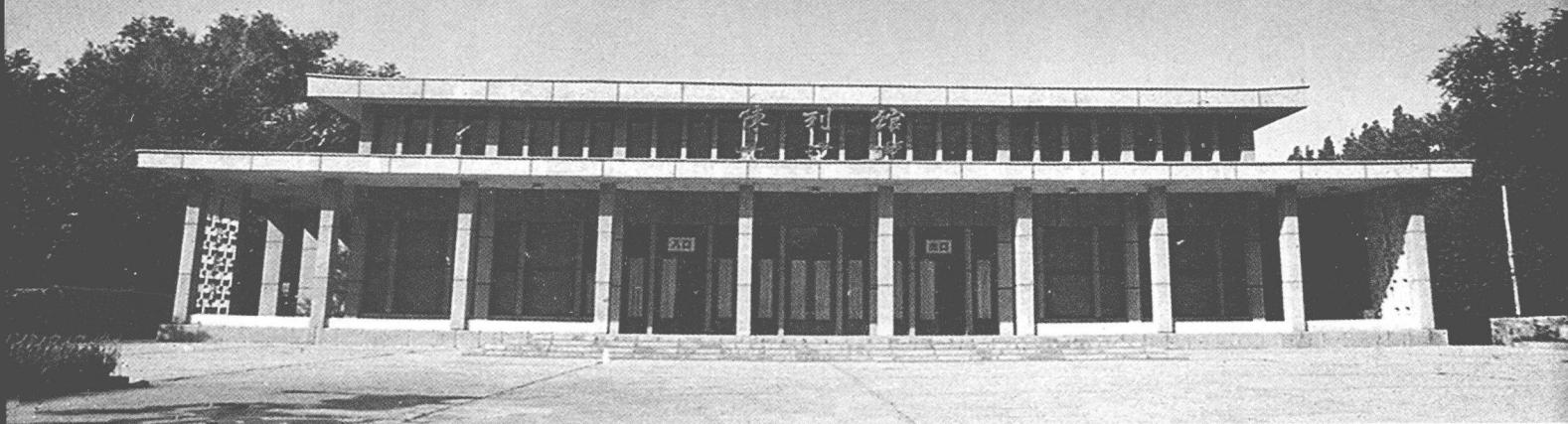


图 1-4



图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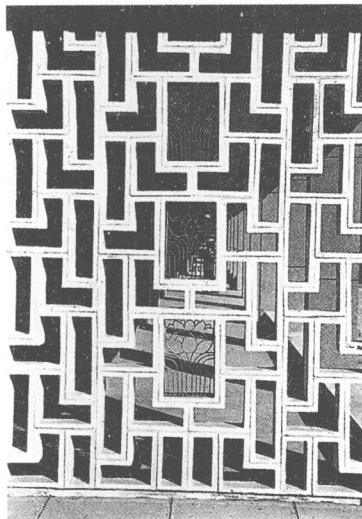


图 1-6



图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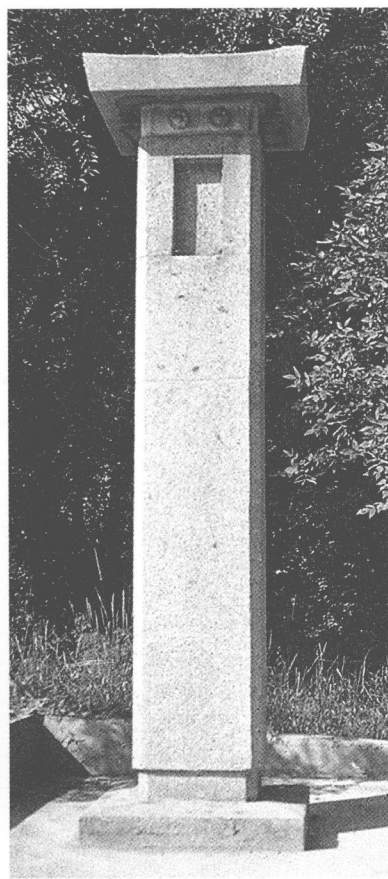


图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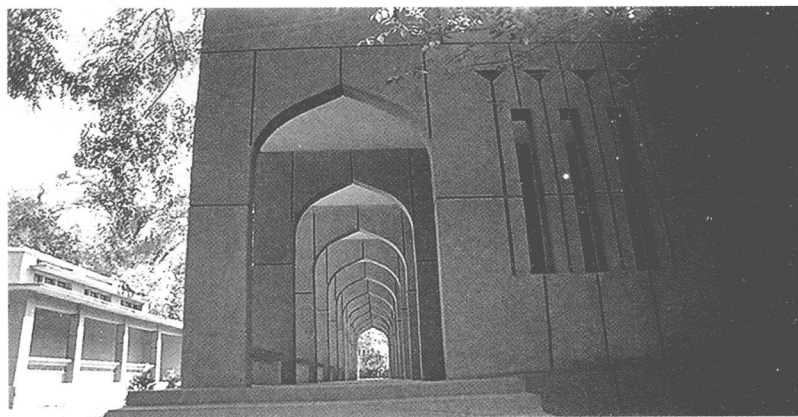


图 1-9

- 图 1-4 陈列馆
图 1-5 汉白玉雪花浮雕
图 1-6 陈列馆中有雪花图案的花格
图 1-7 墓碑
图 1-8 广场中花岗石灯柱
图 1-9 骨灰存放室

吐鲁番招待所新客房及 外贸楼

(1979—1980年)

吐鲁番地区历史悠久，地处“丝绸之路”要道，从汉朝以来，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直到今天，交河故城、高昌古城的遗址仍历历在目，又有火焰山、千佛洞等种种文化遗迹。吐鲁番盆地低于海平面，夏季炎热异常而全年极少雨水（夏季最热可达48℃，年降雨量仅360mm），但绿树成荫，葡萄瓜果出产丰盛。当地的传统建筑融化了伊斯兰、佛教、维吾尔以及汉族的文化，独具一格。因此，新建筑应该与这种环境相适应，与当地的传统和特点互相协调。

招待所客房在原有县招待所院内扩建，主要接待对象为外宾及华侨旅游者。建筑面积约1000m²，共24间客房，48张床位。1980年投入使用。

葡萄架是当地居民很重要的活动空间。因此招待所的室外环境和空间就不该点缀江南园

林的山、水、石、木，而是以大量的葡萄架为中心。室外的人流，休息、活动均组织于葡萄架下。当旅游者从炎热的火焰山、古城遗址参观归来，葡萄架下一片翠荫，串串葡萄晶莹闪亮，既可休息，又可纳凉。夜晚，这里灯火通明，当地的维吾尔族人民和外宾在一起载歌载舞，自有一番风味。

拱和拱券是当地建筑的一大特色，也是传统的结构体系。从高昌古城、交河故城的遗址来看，一千多年前当地已普遍采用了拱结构，至今拱券的土坯、草泥清晰可见。况且拱结构屋面上覆以黄土，冬暖夏凉。因此，招待所的客房屋顶就采用了这种做法。这在有火洲之称的吐鲁番，大大增强了屋面的隔热性能，使建筑空间具有当地的传统特色。

葡萄沟一带的民居独具一格，当地著名的额敏塔既具有伊斯兰建筑的特征，又有极大的创新（如只有一个巨塔，并非传统的伊斯兰建筑形式）。因此在建筑创作中就需要捕捉这些传统中最具有生命力、最本质、最敏感的因素，融化于新建筑中。为此，外宾招待所的外形在参考当地建筑多种拱券曲线的基础上，采用了连续的悬连线落地拱券，具有较强的感染力。檐墙上部一排当地传统图案的花格，四墙上锦砖嵌贴的丝绸图案，室内白色的拱顶和墙壁下绚丽多彩的新疆地毯，使得这座建筑物形成了一种比较统一而又有特征的气质。在招待所的设计中也充分考虑了新的使用功能、技术条件及审美观等因素，使建筑物具有时代风貌，如使用了钢筋混凝土，给排水、暖气、空调、卫生器具等各种设备，客房照明、传呼、收音机开关等在床头集中控制。总之，传统和地方风格并不妨碍现代使用功能对建筑的新要求。

外贸办公楼建筑面积约13,000m²，砖混结构。

吐鲁番属于干热性气候地带，通风和隐蔽就成为在设计中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外贸办公楼就采用了U形平面，既可组织通风又有利于遮蔽，还可和其他建筑在一起创造出一个适宜的内庭院（这也是干热性气候地区建筑的特征之一）。建筑

图 2-1 吐鲁番额敏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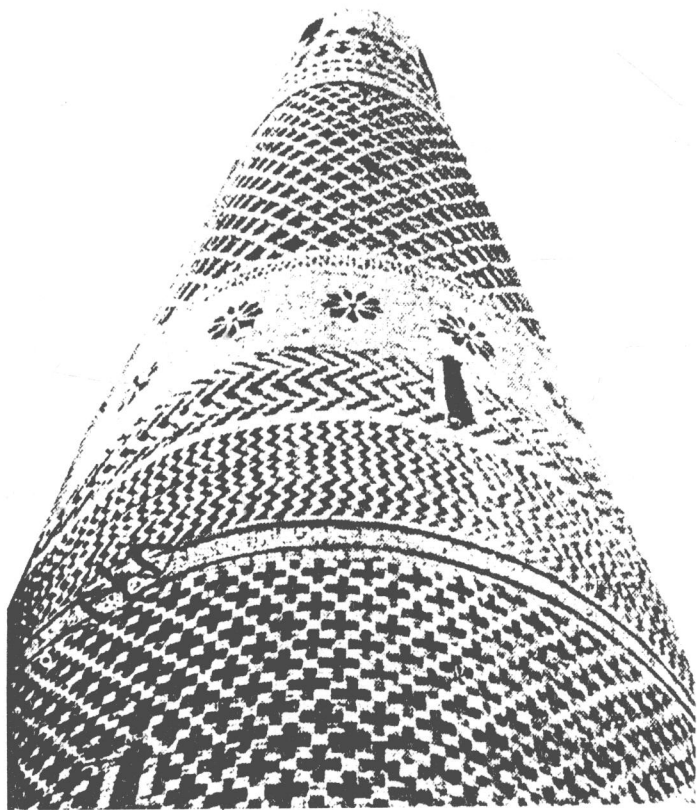


图 2-1